

孙临《肆雅集》

罗继祖

孙临，《明史》附见《杨文骢传》。其文集，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凡四种：一，《楚水吟》，二，《肆雅集》，三，《我惺集》，四，《大略斋稿》。今惟《肆雅集》吾家藏一部外，余皆未见。光绪间，有人刻其《崇禎壬午被放》诗手迹，附以嘉庆名人题词为《孙节愍遗翰》，钱保塘序之，谓集皆不传（《清风堂文钞》卷四），是《肆雅集》亦未见矣。予遍检公私藏书簿录，惟于《贩书偶记》（卷十四）见《肆雅堂诗选》十卷，注：“康熙间精刻，有王士禛、张实居诸序。王序载《蚕尾文续》（卷二），言先生犹子中麟与予为同年，又三十余年而其孙元衡来宰吾邑，出先生遗诗一篇”云云。盖其序即应元衡之请而作也。吾家藏本亦十卷，惟无“堂”及“诗选”字。崇禎八年乙亥刻，黄纸，半页九行，行十八字，淡绿色书衣，尚是明时旧装。前有张自烈、方以智序及自序。卷一至四为乐府歌行，题皖桐方以智密之选。卷五至十为七言古、五七言律绝、五七言排律，题芑山张自烈尔公选。每诗题上有单圈，有双圈，亦有少数未加圈者，行间又有圈点，似皆选者所加。全书无一方藏家印记，仅卷十有朱笔圈点及断句数处而已。此集旧藏贵阳陈松山田听诗斋，陈与吾家为姻戚，陈辑《明诗纪事》时，广搜明人别集，多秘本。辛亥后，其藏书全部归日本田中氏文求堂。先祖适居海东与堂主人相识，亟斥金赎之，记其事于《五十日梦痕录》。嗣又转归乌程蒋氏密韵楼，归上海商务印书

馆涵芬楼，卒烬于日寇闸北之火。当归蒋氏时，先祖择留其一、二，是集在焉，幸免于厄。予检《明诗纪事》，其辛笈（卷六上），共录临古近体诗六首，皆见集中，即所录张自烈、方以智评语，亦摘自二人所撰序者也。是集即《纪事》选录之底本无可疑，至《肄雅集》与此同否？予疑元衡即据此选本重刊而改题诗选者。然《肄雅集》已为作者著作仅存之一种，又其自刻，版本价值应在《肄雅集》之上，目为孤本，似非过矣。

集中大半皆仿古之作，可略窥见作者一生遭遇与志趣。卷二《孤儿行》自注：“自伤如此”，盖临襁褓中即失父。卷五《咏怀二十首》之十六云：“十五研诵读，弱冠游黉官。十六初染翰，嗜古大义通。壮志不家食，遨游任西东”。又云：“粃糠席上说，藜芥柱下翁。南越系纓志，聊城一矢功。宁处非吾事，伤哉所遇穷。”又同卷《拟古十九首》之十六云：“我生二十年，行道何靡靡。”又云：“金镶辘轳剑，光芒照秋水；一言不相能，发指怒相视。行侠无所成，茫茫归乡里。嗤我为轻薄，名我为浪子，荆和在路隅，涕泣别双趾。”又云：“金璧困兰田，骏马加长齿。有才不自用，谁能为遣此。”临盖少蓄大志，热中功名而倜傥不羁，慨慕游侠，以致命途多舛，不免赋诗自悼。是集以崇禎八年为断限，其总内容，正如王士禎《肄雅堂诗选序》所说“和平怡愉之意寡，而幽忧痛愤之言多”也。

孙临一生不偶，然其兄晋总督宣大，妇翁方孔炤巡抚湖广，皆方面大员，非无有力为推挽者比，故崇禎十一年孔炤抚湖广，临即亲身参预戎幕。吴应箕《楼山堂集》（卷二十六）赠孙克咸诗小序云：“克咸自其外舅开府来，小饮刘輿父家，自言曾临战杀‘贼’，并言‘贼’情形甚悉，诗有‘英姿诸幕客，宅相有孙郎’，及‘论功宜上赏，如君即傅张’等句，但不久孔炤与上官齟齬而被逮入京，临亦意兴萧索，退隐金陵，沉溺声色矣。”张自烈《芭山文集》（卷八）有《与友人论远声伎书》云：“足下生长卿大夫后，讲悉古今利害，不仅以议论高天下。曩年足下从外舅

大中丞入楚图‘贼’，今春还里门，介胄见吴次尾，言剿抚方略，次尾壮之。因忆今士攻诗歌、骛交游、袭蹈程朱之训诂，规摹欧曾之文词，倚谈孙吴韩岳之韬铃，矫饰陈窦李范之风节，皆无补当世。足下岂不过人远哉。”又云：“友人告弟曰：‘某沉湎声伎非一日。’弟曰：‘某曾有杀“贼”功，大中丞疏其名于朝，当路薄加奖励，失国初破格用人意，某由是窃自愤，视天下事无足有为。昔人引恶色自污，非沉湎可同日语。’或又曰：‘子抑知其太夫人日夜忧其子狎声伎、废寝食，长太息耶？某虽负才，一旦逞意渔色，坐令太夫人废寝食，长太息如此，昆弟戚党私共语，痛悼如此，某岂藐藐网闻耶？抑闻之而悍然不顾耶？’又云：‘同人中如吴次尾，周勒卣文词为天下共推，独酒酣往往不自制，弟深以为忧，不谓足下复沦胥至于此极也’。”书中之友人实指临。书又云：“高会新居，与陈宦戟手交罥。”陈宦不知谁何？《板桥杂记》记临先昵珠市妓王月，月为势家所夺去，抑郁不自聊。临有争妓事，与书亦合。惟据金天翮《皖志列传》（卷一）与临争王月者为贵阳蔡如衡，则陈宦者又别一人矣。

读《庚辰丛编》本《五石瓠》，知刘輿父即《五石瓠》作者刘縯之字也。縯名廷銮，号梅根，贵池徵君之长子而师事吴次尾者也。书中言克咸狎妓王月，其妇家方氏患之，风黔人蔡如衡纳月为妾，后与如衡同死国难，克咸有祭文。又载克咸《赤城初度》二律曰：“三十年来平胡志，萧然一剑走风尘。徙家智亦同于鲁，复楚心原不让申。甲上血痕犹是泪，床头灯火变为磷。南阳幸有明天子，努力毋歌生不辰。绝巘孤烟烧赤城，冷风吹雨湿行旌。马援非是游无策，邓禹多应笑不情。山芋可裁高士服，海波难濯楚臣纓。论兵切莫冲冠怒，家破惟留发数茎。”志之以补前跋所不及。